

文

通

文通卷之二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體性

劉彥和曰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疑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

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
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
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
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
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響逸而調遠。叔夜
雋俠，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
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
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
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

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神思

劉彥和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容動。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馭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

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闡
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
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
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
矣。方其擲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
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
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
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
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

緩

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

速

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
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餽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
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
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
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
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
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養氣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自三皇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故精氣內銷。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牛山之木。曹公懼其傷命。陸雲嘆其困神。非

虛談也。且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執。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美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亦發如新。媵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風骨

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絕妙者

捶音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舍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
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
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
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
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
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
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
色翮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
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窟文囿。雉藻耀而高翔。固文
章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

情采

劉彥和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水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

美人
未嘗
不粉
黛
未

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

必皆
美人

楚辭
疾痛
而呻
吟者
也擬
楚辭
強呻
吟而
無疾
痛者
也

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

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
驟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是以衣錦聚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
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颺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

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探頤

劉知幾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旨歸則難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徽婉因撰莓而剗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

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垂傳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

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

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口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

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
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
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
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
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
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
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末敢出行
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遯彼東南更爲正
朔適史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

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思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別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攷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源書，斯則

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固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

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
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
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
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
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
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
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
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

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記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攷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頤。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定勢

劉彥和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之醜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竒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勢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

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竒。效竒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竒；新學之銳，則逐竒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序事

議論

自不

相消

然文

之至

者或

由本

以之

未或

撮末

以綱

綱或

繁條

而約

言或

一傳

而數

鎔裁

劉彥和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耽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

盡

從中

變

身

入既

述其

事

發其

義

化離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足。而

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

句句有可削足。見其踈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

語極略之體。游心窺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

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

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

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可。雖不勝。倪前。可端。合不。化離。義發。事發。述其。入既。身。變。從中。盡。

謂也 金鈞 不和 不成 不取 會不 成文 其致 二也

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
張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
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
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
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
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
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
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
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通變

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常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乃通變之術。踈耳。故倫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

楚騷矩式。周人漢賦。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蓀。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蓀。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斟酌質文之間。隱括雅俗之際。

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
循環相因。雖軒者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
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
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云。出入口月
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
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
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
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弤。然後拓衢路。置關鍵。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
死。虹之奮。暑光若長。離之振翼。穎脫之文矣。若乃
齷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廻驟。豈萬里之逸
步哉。

物色

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詭勢瓌聲。模山範水。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于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彫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五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彌綸

所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心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官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擷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

二語
出呂

氏以

之論

文哭

鬼舞

神矣

詰音
帝合

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
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
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屈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多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腴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

醫音
豚次
且音
咄

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文通卷之二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叙事

史通曰。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之聖。其孰能與于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于書。說理

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班馬繼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始分焉。經猶日也，史猶星也。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籥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者是，較其優劣，詎可

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王本紀，口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

亦工。必時之異問。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濶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

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書事于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槩而讀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聊爲區分類聚於別篇。

觀者省焉

簡要

史通曰。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兩漢三國。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于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

道紀
才行

唯書
事跡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于。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

因言
可知

假讚
見論而

省句

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

嚼字

煩句

嚼字

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
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
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
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
于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
齒益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
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
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

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
于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
事者。或虛益散。誇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字一
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
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
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
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

劉子玄曰、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

用晦
之妙
進乎
易矣

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

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

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以承祚受責于少期。子昇取譏于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旣甚。叙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

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兩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直言

史通曰、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

于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
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
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
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于當時
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
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
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
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
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

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
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
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忝
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
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
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
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

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
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
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誦媚以偷榮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

史通曰、筆有人倫、是稱家國、父子君君、臣臣親
疎既辯、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
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雖直道不足而
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
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
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
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者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說亦

成光武之美，謏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災祚靈長
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
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未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
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
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
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

高自標舉，比彘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緗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是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觀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

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文王繇易
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
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
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
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
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德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鵬賦始用鷦冠之說
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頗酌

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
崔班張蔡。遂摺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蓋桂同地。辛在
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
學貧。學貧者。迺適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
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才學褊狹。雖
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虜拙。專
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
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
思之神臯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

膜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
練精理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劭趙都賦云公子
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
如斯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
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
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
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
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
林云秦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

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
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
庇根。辭自樂豫。若警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
衛。則改事失真。山木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此篇
多言
邑里
族氏

因習

史通曰、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

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旣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靡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

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旣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

類音
璟

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恐草木以方男女，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利之格言
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求獻百琛均
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
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
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虞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
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
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舛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
初立轆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
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卽其事
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
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鑾撰新史乃易撫
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
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
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
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蔡闕而不載蓋龐蒯

賸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况愁山定櫝彰于載讖。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蓋藏。又或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警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夸飾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崑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舟。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

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較獵。鞭宓妃以饜。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

脫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搗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泐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木槩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焯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楊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